

保衛合作社

賈克著

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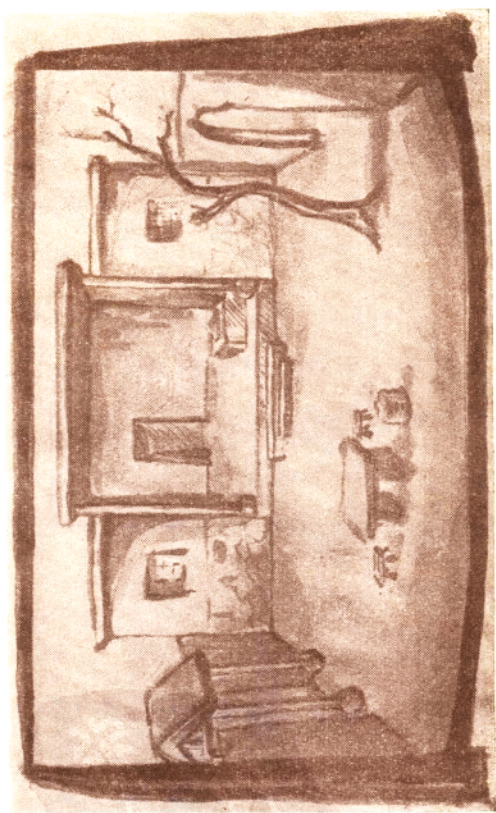


前 記

這兩個獨幕劇，是我在一九四五年春天，由敵後西北戰地服務團歸來所寫的；延安魯迅藝術學院，曾把它們作為獻給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演出節目中的一部分。現在為時已經五年多，今天把它們整理出版，目的是想介紹當時敵後的軍民鬥爭生活。堅持八年的抗日戰爭，我們祖國的英雄兒女，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；可惜我寫的不好，特別是“突圍”這劇本，表現得很不集中。

過去西戰團的同志們，在排演它們的過程中，曾不斷地予以豐富；演出後，根據觀眾的意見，幾經修改才成為現在這樣子。當時曾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上。這次

翻出原稿，抽暇重新整理了一下，但基本上沒大的刪動；假如說過去解放區所產生的許多作品，多半是出於集體創作的話，那麼這兩個小劇，也算其中之一吧。



‘保衛合作社’舞台設計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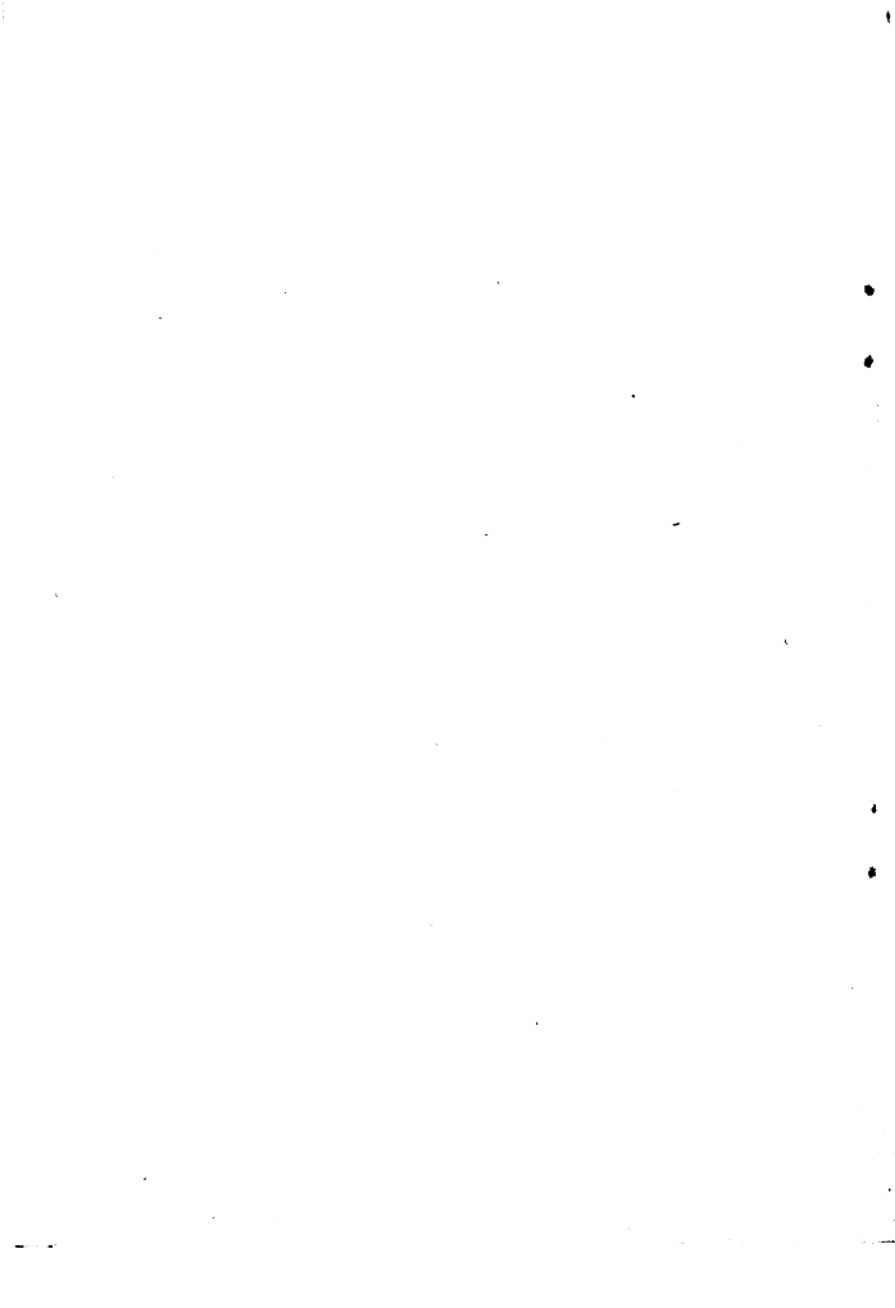
目 次

前記

保衛合作社..... (1)

突圍..... (45)

保衛合作社



時間：一九四四年秋天。

地點：晉察冀邊區南綫、游擊區。

人物：齊洛耀(耀)——六十來歲。

齊 瑞(瑞)——洛耀兒子。

玉 貞(貞)——洛耀閨女。

嫂 子(嫂)——齊瑞媳婦。

崔保子(崔)——玉貞女婿。

村 長(村)——五十來歲。

羣 衆

佈景：平原上百十多戶的集市村莊。一所窮人家的院落：周圍破土牆，被風雨吹打的殘缺不全；座北三間平房，前簷底下，靠窗戶處，安着鍋台，上邊橫搭着木板，放着碗筷等傢具。當院葡萄架，底下擺着石桌石凳，旁邊通後院的小洞門裏面，隱蔽着紡線織布的地窖子，浮頭堆着些柴禾乾草。通街的大門，矮矮門樓，兩扇

4

門虛掩着。院裏收拾得倒還清淨整齊。

幕啓：深秋，收棉花的季節。天剛亮，隔壁煙囪裏早已冒出白煙。今天是這村的集，因時間尚早，村裏依然靜悄悄地；早晨的風帶來不少涼意，把焦黃的葡萄葉吹積到牆根底下。稍停，嫂子從小洞門裏走出來。（嫂子二十八九歲，當村合作社婦女紡織小組長；思想半新半舊，能說會道，精明利落的莊稼婦女，一身藏青大褂夾襖褲，紫褲腿。她走到當院抬頭看看天氣，拍拍身上的土，返身朝小洞門裏邊說話——）

嫂：大妹子！快點上來吧！老陽都出來老高的，隔壁二孃家也點着火做開飯啦！看樣集上該上人的時候啦！

玉貞在小洞門裏答應。

“嫂子，你先接上這個布去。”

嫂子走進洞門，接過一捲剛織好的布。

嫂：（看着布，自言自語地。）唉！過的這是什麼年月，連紡線子織布也得偷偷摸摸地，躲這個藏那個地；（回頭對洞門裏）大妹子，把地窖子蓋好，把浮頭那柴禾鋪藏實，回頭鬼子發現有織布機子，又該給砸啦！

說着走到葡萄架前邊，折歸着布。不久玉貞上。玉貞二十四五歲，體質清秀，性情溫和，參加合作社紡織，自食其力。

貞：（拿上一捲布認了半天，抬頭對嫂。）這個布不像我織的，你

手裏拿的那匹，你細瞧是不是你織的？

嫂：呔！可不是，拿到手裏沉甸甸地，我摸着就不像我織的嘛！快換過來吧！（把布遞過去，談諧地。）大妹，瞧這布格格支支地，真跟鐵板似的，拿到集上，大伙兒一評議，保準三個羊戳安上啦！可够標準！

貞：（瞪嫂子一眼，不去伸手接布，半嘆地。）嫂子！你叫我也說你兩句，心裏就踏實啦。（拉着長聲）嫂子布織得好，可够標準……給嫂子布上安上四個羊的戳。

嫂：（笑着搶過自己的布）快拿過來吧！人家好布三羊戳就頂頭啦！那隻羊宰了，把肉賣給誰去呀？（說着格格地笑了。）

貞：（認真地）說正經的，嫂子，咱們織的這機子布，趕上隔壁二孀子織的標準布不？

姑嫂倆把布展開細看。

嫂：那看是誰說！要是叫我說是够上了，誰知大伙兒給評議怎麼說呢？就打不行死啦！也比好不足，比壞有餘呢！

貞：看嫂子倒知足。照你這一說，咱們挑戰比賽幹什麼？虧的你還是紡織小組長，這話怎麼說出嘴來的？

嫂：快摺起來吧！好壞一評議，誰也虧不了誰！咱們眼

睛再尖，也不能老王賣瓜自賣自誇。

玉貞一笑，把布摺好，接過嫂嫂的布走進房去。

嫂：大妹子，把掃炕笤帚拿出來。

玉貞答應着，拿笤帚上。

嫂：爹起來了沒有？

貞：爹沒在家。爹那性子，哪天不是天不亮就爬起來呀！八成是找幹部們商議事去啦！

嫂：接笤帚。

貞：我給你掃吧！看滾的這一身棉花。

嫂：今個到月底啦，又趕上是集，咱們織的這機子布，換回錢來，合作社借款該還清啦。

貞：嫂子，（計算地）月初借的合作社一機子十個布的緯線錢，是七百塊，今個十個布都織出來了，上集行市就漲了三塊多，除還合作社，還落多少錢？

嫂：一匹布賺三十塊，十個布不是三百呀！長蟲倒果皮分三期還七百塊錢，賺來賺去淨落兩個布吧！

貞：這兩集鬼子一收棉花，咱們就給它多紡多織，這冬天砸下點底子，開春就不再受制啦。

嫂：可不，咱家又不比別人家，咱們種地沒人手，你哥哥在區上，是個脫離生產的公家人，咱爹負責集上，又負責合作社，一家子吃吃喝喝還不有數的，指

這點棉花，紡紡織織的糊這個嘴。

貞：唉！能糊着嘴就不壞麼！早先吧，咱這邊區民主，總算日子改善啦，鬼子把崗樓一安，開頭一陣子，還能掀開鍋；之後，人們就乾瞪眼，擺着這個合作社把人救活啦，咱們又生了產，又和鬼子鬥了爭，一個好處，咱們兩頭落下啦！

嫂：好好歹歹誰心裏沒個數啦！咱們拾掇拾掇，點火做飯吧！

貞：你看都快上集啦，老顧拉扯呢！嫂子！你看今個吃什麼？我去抱柴禾去。

說着走進小洞門去。

嫂子拿笤帚剛要進房——

齊洛躍上。齊洛躍六十來歲，樸實農民，對公家事情，熱心負責；過去是集上的公正好人。這地區淪陷後，展開對敵鬥爭，建立起合作社。他擔任幹部，又被公推為本村集市委員會主任。洛躍聚着早菸，推門進來後，不住的咳嗽。

嫂：（回頭看爹進來）爹！大清早就出去，秋涼了，您那破羊皮襖，玉貞不是補上啦！還是披上點好！

耀：不涼！才剛村長來找我商議事，看你們姑嫂倆突擊怪熱鬧，也就沒驚動你們，匆匆忙忙就走啦！玉貞呢？

嫂：後院抱柴禾去啦。爲着趕這集，我們熬了一宿，這兩個機子布都完了，合作社第三期款也就能還啦！

耀：好，（點點頭，到石梯上坐下自己嘀咕着。）唉！你們不知道吧！玉貞她女婿有信啦！

嫂：啊！崔保子呀！走了四五年子啦！這回有信啦？

耀：昨個保順到城裏“新民會”去開會去，碰見他啦！說是剛打保定回來，這會子在開發公司呢！

嫂：（給爹示意）爹！小聲點！這陣子整天價突擊，剛剛忘了這事，好容易心裏平穩陣子，回頭叫她聽見了，又惹她不舒坦。

耀：唉！真也是，玉貞這孩子從小沒娘，又碰上這麼個婆家，……唉……

玉貞抱柴禾上。

貞：（站在洞門）爹！您回來啦！

耀：啊！玉貞你！……

嫂：（看玉貞神色不對，急用話岔開。）爹！您看我跟玉貞織的這機子布，趕上二孀子的標準布不？我們還挑着戰呢！

耀：（會意地）哦！好好！我先瞧瞧，要够標準，咱集上又出來齊玉貞大布啦，把你二孀的齊老婆大布就給頂

啦！哈！哈！（大笑）

嫂：大妹子來！咱叫爹先給評議評議。

貞：（站着不動，慢慢地。）嫂子！你先站會兒，我問你句子話，爹才剛給你說什麼來着？

嫂：爹說今個是集，布交出去，合作社賬清了，再借下期的。

貞：嫂子！你別瞞我啦！我又不是三歲兩歲的毛孩子，什麼事不懂。早先我心裏難過，也是恨他不爭氣，鄉親們跟前丟人背興；我是出了閣的閨女，我久住娘家，心裏苦處，別人不知道，嫂子！難說你還這樣呀？

嫂：（安慰地）大妹子，都怪我不疼你，把你當外人，遇事彎子轉子地，也是怕勾你不舒坦，你也別多心。

貞：嫂子這份情我心裏清楚，爹是說崔保子真給日本人作事當漢奸了嗎？

嫂：唉！你別信外邊風言風語的，人張着兩片嘴，什麼話說不出來？崔保子走了幾年子，要是真有信，早晚總會家來的。

麗：（半天插嘴）玉貞子！這是保順到城裏開會，帶回來這謊信，不提這個吧！今個月底，把布交出去，還清合作社賬，好再借下期的，分期還賬，一次一清，這

是合作社的規矩，咱家不能失合作社的信用。

嫂：大妹子！趕緊做飯吧！等會上集，先比標準布，後還合作社賬。

外齊瑞聲：“玉貞！開開門！”

耀：誰呀？

貞：哦！是我哥回來啦！

齊瑞化了裝持燒餅籃子上。齊瑞二十七八歲，區幹部，買賣這一帶合作社工作，爲着到各村各集去方便，他化裝爲賣燒餅的。工作鍛鍊的他機警靈活，懂得很多對敵鬥爭方法。是一個新型的農民幹部。他進來後，把籃子放下。

耀：啊！瑞子！你們進溝啦！

瑞：爹！昨兒個搶來的信接到了吧？

耀：接到啦！幹部們商議，都照你信上通知各小組啦。

到時候各家拿着布就上集，先評議，後交貨。今個月底，就把這批賬結清嘍，那邊運輸組來了沒有？

瑞：眼時差不離正零零星往集上走呢！還有區小隊也進溝來啦！跟我一塊進村的。

嫂：啊！來隊伍啦！在誰家歇着呢？

瑞：在集上呢，李隊長！叫他家來他不來。

耀：那你們跑了一宿，還沒有吃麼呢！那你先家裏歇會，我找幹部給區小隊派飯去。

瑞：對！爹派上四十個人的，順便通知各小組，告訴各家說：今天集上規定的暗號，是大衿底下伸兩個手指頭，一大一小的數，訂對清楚，把貨就交過去，回頭由咱合作社幹部兩下結賬。

耀：對！我們幹部商量，吃早飯就把集完了，上集鬼子上午來的，啥也沒摸着；這集要來找麻煩，哼！咱們早點不露山不露水的，就把這集過啦。

瑞：我跟李隊長也是這意見，能早就儘量的早。

耀：那就湊對付啦，齊瑞家的！多做上點飯，咱家管上兩個人，玉貞你把你織的布拿出來，先交評議會評議一下，看够標準不，回頭當集再安戳。

玉貞進房去。

嫂：爹！你梢帶告二孀家一聲，我這小組就不另通知啦！

貞：（上）爹！這是嫂子的，這是我的。

玉貞把布交給裕耀，裕耀下。

嫂：（對瑞）你先喘口氣，鍋就開。（看玉貞在那發怔）大妹子，你要果得慌，就炕上躺會，熬了一夜啦，等會好上集。

貞：我不累……

瑞：昨兒個你們又突擊來着？

嫂：可不！突擊了個整宿。（說完進房去）

齊瑞把腰帶解開，拍拍身上的土，把燒餅置裏手攥拿出來，昏了昏，擦了擦，別在腰裏。

瑞：（邊坐邊說）玉貞！我看你們該加點油，上集咱村歇過去的布都够二羊三羊，量也多，質也高，這都是咱村大伙兒的光榮。有人提議選咱村織布模範呢！區裏正討論這事呢！下回再進溝來，就給你們帶回這喜信來啦！

貞：嗯……

瑞：合作社這一期織布貸款，咱們能還吧？

貞：能還……

瑞：你和你嫂子兩機子布織完了？

貞：織完了！

瑞：別家呢？

貞：差不多吧？……

瑞：（把槍別好，抬頭看玉貞像是有什麼心事樣子。）嚶！玉貞！你怎麼這沒精打彩的，病啦？

貞：（強笑）沒什麼！好好地病哪門子？（說著進房去）

瑞：（拉着她）那是爲什麼？是你嫂子又嘔你來着？

嫂：（走出來站在門口笑着）呸！我才沒嘔她。

貞：（過意不去地）哥！你這是什麼話？平白無故，嫂子嘔